

反映、认知与变革：马克思主义文艺功能观的三维阐释

庞小龙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2026年4月27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19日；发布日期：2026年5月28日

摘要

马克思主义文艺功能观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系统阐释了文艺的多重社会功能。反映功能回答“文艺从哪里来”，揭示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与文艺的能动再现；认知功能回答“文艺让我们知道什么”，说明文艺以形象方式揭示社会本质与人性内涵；变革功能则回答“文艺改变什么”，强调其唤醒自我意识、揭示矛盾并推动实践的力量。三者辩证统一，为理解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反映功能，认知功能，变革功能，唯物史观

Reflection, Cogn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 Three-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rxist View on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Xiaolong Pang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April 27, 2026; accepted: May 19, 2026; published: May 28, 2026

Abstract

The Marxist view on the functions of literature and art is based on the materialis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multiple social functions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e reflection

function answers the question “Where does literature and art come from”, revealing the decisive role of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the active reenactment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e cognitive function answers the question “What do literature and art make us know”, explaining that literature reveals the essence of society and the connotations of human nature through images; the transformative function answers the question “What does literature and art change”, emphasizing its power to awaken class consciousness, reveal contradictions, and promote practice. These three functions are dialectically unified, providing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Keywords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Reflection Function, Cognitive Function, Transformative Func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文艺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创造，其繁荣离不开科学理论的引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唯物史观为基石，科学总结了 19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变革与文艺实践，深刻揭示了文艺和美学领域的规律[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的相关观点散见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以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论述中。他们将文艺置于人类解放的宏大叙事中，凭借恢弘的历史眼光与丰富的实践经验，揭示文艺在揭露社会现实、促进社会变革和人的解放中的重要作用[2]。文艺功能的多层次性既指向社会变革的宏观维度，又关切个体心灵。正是这种开放的、多元的文艺功能观，构成了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反映 - 认知 - 变革”三维功能结构的整体语境。

2. 反映功能：社会存在的能动映像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唯物史观出发，在本体论层面揭示了物质生产对文艺生产的根源性决定作用，又在反映论层面阐明了文艺以能动的方式映照社会生活的内在机制。

(一) 本体论基础：物质生产决定文艺生产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3], p. 525) 首先，物质生产活动是文艺发生的原始基础。人类首先要解决吃、喝、住、穿，才能从事艺术相关活动。比如，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多以猎物为题材，正是当时狩猎生活的直接映照。其次，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制约着文艺的性质、内容与发展水平。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强调：“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 ([4], p. 668) 文艺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 ([3], p. 186)，需要遵循生产的普遍规律。从内容上看，不同历史阶段的文艺总是不可避免地打上那个时代物质关系的印记。比如，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催生了大量顺应农时、赞美乡土的作品；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十日谈》《维纳斯的诞生》等文艺作品中开始大量出现对人性解放、现世享乐的赞美。从形式上看，经济技术为文艺提供了物质载体与传播手段。光电技术催生了电影与电视，数字互联网则孕育了网络文学、短视频等新形态。每一次媒介跃迁，都深刻重塑着文艺的形态与边界。

另外，要辩证地理解“决定”的内涵。马克思揭示了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之间的非对应关系[5]。

经济相对落后的 19 世纪俄国却产生了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如何理解这种“不平衡”？恩格斯指出，经济关系是贯穿历史始终的一条“红线”，并非唯一决定因素[4]。俄国文学的繁荣，归根到底是对当时封建农奴制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艰难这一总体状况的深刻反映。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解释，倘若把经济因素看作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6], pp. 695-696)。经济对文艺的决定作用，往往不是直接、线性的，而是通过政治、心理等众多中介环节，最终在历史的总和中显现出来。

(二) 能动的反映：社会与人的映照

马克思形象地指出，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7]艺术家凭借一定的立场观点，通过艺术创造、形象塑造和语言运用对社会关系所作整体把握与能动反映。

1. 社会现实的深层映照

列宁称托尔斯泰的作品为“俄国革命的镜子”，这说明文艺能够抵达现实的深层结构与内在逻辑[8]。在马克思看来，文艺不应是抽象思辨的产物，而要直面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现实。他对狄更斯等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们揭露世界真相“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9]。狄更斯笔下的人物与场景生动呈现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矛盾与人性困境。同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恩格斯赞誉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尽管巴尔扎克在政治立场上偏向贵族，但他的作品却“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描绘了贵族的没落与资产阶级的崛起[10]。文艺以感性直观的形式，容纳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实现了对现实的本质性映照。

2. 人本身的精神映照

文艺经过了艺术家头脑的加工、提炼和典型化形成，深刻映照着创作者的内在精神。马克思指出：“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1]一方面，人在艺术创造通过作品这一“第二个自我”实现对自己的观照与确证，作品也蕴含着特定时代人的生存困境的深切体察及精神共鸣。另一方面，社会条件也塑造着创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及艺术修养。正如博尔赫斯所体验的，蜚声于世的博尔赫斯与平凡的“我”之间形成若即若离的镜像关系，文学以“我”为镜，反射精神的主体及其形塑、衍变。当读者在《哈姆雷特》中感受“生存还是毁灭”的痛苦，他们其实也在与作品的对话中，重新审视自我。这种映照不仅指向创作者，更指接受者。

3. 文艺反映最终要实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高度重视文艺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另一方面坚决反对抽象化、概念化的非艺术倾向。马克思批评拉萨尔“席勒式地把个人变为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12]，恩格斯期待文艺能够实现与“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13]。恩格斯还指出，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非靠作者特意指点([6], p. 462)。这表明，反映功能的实现有其内在的艺术规律，而非简单的观念图解。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提出“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6], p. 561)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艺术性与历史进步意义构成了反映功能得以实现的评判尺度。

3. 认知功能：社会存在的意识照亮

艺术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不同于理论的抽象概括，也不同于虚幻想象，而是通过感性形象的形式，让人在审美体验中“看见”社会真相、“感知”历史法则、“体悟”人生真谛[14]。正如别林斯基所言，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15]。

(一) 文艺是“生活的镜子”：对社会现象的感性认识

文艺作品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让人获得对历史的感性认知。恩格斯对当时欧洲出现的以“下层等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流派给予了高度评价，由乔治·桑、欧仁·苏和狄更斯等形成的新的文学流派，“无疑是时代的旗帜”([16], p. 594)。马克思在评价英国现实主义作家时指出这些现实注意作家如萨克雷、白朗特女士和盖斯凯尔夫人都在书籍中揭示了社会真理。文艺让人在审美中“看见”社会真相，却又与科学认识有着根本区别。科学追求合规律的“真”，文艺则呈现感性与理性直接统一的“美”。正如马克思论希腊神话时所说，那是人们“用不自觉的艺术方式”([17], p. 29)对自然和社会形式进行的加工，而自然与社会本身，始终以其感性形象呈现于作品之中。

(二) 文艺是“本质的入口”：对社会规律的洞察

马克思批判施里加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把一切都消融在“秘密”这个抽象范畴里，并用“果实”的比喻生动地揭示了这种方法的荒谬性。这从反面说明了文艺认知功能的深层价值在于通过感性形象，让人们“看见”那些被抽象概念所遮蔽的社会真相。

1. 通过文艺作品认识社会现实

从创作的角度看，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将对现实的审美认知与价值判断融入作品之中。一方面，文艺能够以形象而真实让人们看见社会的具体风貌。正如恩格斯所说，巴尔扎克以小说家的眼光，用编年史的方式描绘了资产者与贵族如何在时代变迁中沉浮，他呈现的不是抽象的数据，而是那些决定人物命运的“经济细节”。另一方面，通过对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塑造，文艺让读者在审美中感知历史的必然。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6], p. 462)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作了进一步阐发：“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6], p. 473)这意味着典型人物既要承载普遍的倾向与思想，又必须是鲜活具体的个体。典型化正是文艺实现其认知功能的关键环节，它使个别的形象承载普遍的意义，使偶然的事件显示必然的规律。

2. 通过文艺作品认识“人”

从接受的角度看，文艺是人们认识“人”的重要媒介。首先，认识“人”的基础在于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和真实性。马克思敏锐地指出，欧仁·苏让一个工人说出“呵！但愿富人也知道这一点！”违背了角色应有的时代性。狄更斯在《奥列佛·退斯特》前言中明确：只有“按照他们实际的样子加以描绘”，才是为社会服务[18]。让角色说角色该说的话，而非作者想让他们说的话。其次，文艺帮助读者洞悉他人内心。高尔基读巴尔扎克时，从葛朗台的吝啬中看见了自己外祖父从未被自己理解的一面，他意识到：“书本具有一种能指出我在人身上所没有看见的东西的能力。”[19]文艺不仅指向外部社会，更指向人自身的内心世界。另外，文艺也让接受者认识作者与特定时代的人。恩格斯论歌德时写道：“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天才，有时则是庸人([6], p. 256)。透过作品，看见不仅是一个诗人，更是德国市民精神状态。同样，列宁从托尔斯泰的矛盾中，读出了俄国农民和知识分子在痛苦中挣扎、在绝望中寻求道德自我完善的精神图景[20]。

(三) 文艺是“可能的想象”：对未知世界的预见

文艺有时还能预见“未来”或揭示尚未被普遍意识到的社会矛盾。希腊艺术“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7], p. 29)。马克思认为，希腊艺术所反映的是“人类童年时代”对自然、对社会的朴素理解，术不仅是对那个时代的认知，更是对人性永恒维度的揭示。文艺不仅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还启示人们世界“可能是什么”。马克思指出：“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6]列宁指出，人的意识可以创造客观世界[21]。这种“创造”是人在意识中构建新的观念世界，再通过实践将其转化为现实。文艺也展现“未来的真正的人”。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特别指出，他找到了“未来的人”[22]。巴尔扎克的直觉使他捕捉到了代表未

来的新兴力量。另外，马克思、恩格斯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也是因为其“把一切消灭”的倾向否定了文艺预见未来的可能性。

4. 变革功能：导向改变世界的实践力量

“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 ([17], p. 95) 文艺也在主动地塑造和培养能够欣赏它的人。通过这种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塑造，文艺最终参与了对现实世界的改造。

(一) 教育人：唤醒自我意识与历史自觉

文艺的变革功能首先体现为对人的教育和唤醒。恩格斯认为民间故事书不仅要使劳动者在疲惫时“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将简陋的工棚“变幻成诗的世界”；更重要的使命是使农民“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 [23]。真正有价值的文艺，既呵护劳动者的心灵，也唤醒他们对自身力量的自觉。恩格斯评价海涅《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称这首诗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 ([17], p. 592)。海涅针锋相对地反击了当时“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的叫嚣，展现了工人的觉醒。马克思同样高度评价西里西亚织工的歌谣，认为“这是一个勇敢的斗争的呼声” ([16], p. 483)。

(二) 影响人：通过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介入社会变革

文艺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引发读者对现存秩序的怀疑与反思。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写道，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只要能够“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6], pp. 673-674)。恩格斯称赞布纳尔表现德国纺织工人的一幅画，“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 ([24], p. 589)。画作通过直观的形象呈现，让人们“看见”工人的苦难处境，从而在感性层面激发变革意识。

(三) 解放人：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审美确证

文艺变革功能是服务于人的解放这一终极目标。马克思评论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时指出，作家应如实地写出富有自然人性的玛丽花形象，以抗拒对人性的异化 ([24], p. 251)。文艺应当呈现人本应有的自由状态，从而对抗现实中的异化力量。恩格斯指出，维尔特“超过海涅”的地方，在于能够在诗中“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 [25]。文艺通过肯定人的感性欲望、情感需求和精神自由，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审美意义上的确证。马克思以“批判与解放”为全新的理论视域与思想旨趣，在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同时始终内蕴“审美乌托邦”的追求 [26]。

5. 限度与反思：理论框架的张力与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文艺功能观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揭示了文艺与社会的多重关联。然而任何理论体系都有其历史条件与实践边界。首先，反映功能在实践中有可能滑向机械决定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苏联，以舒利亚季科夫、弗里契等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者，将意识形态现象机械等同于经济基础与阶级属性，试图用经济因素直接解释作家选词造句、韵律格式等艺术形式特征，甚至否定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伟大艺术家的客观艺术价值。这种教条式简单化的理解，将文艺简化为社会学的“形象图解” [27]，恰恰违背了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之间存在“不平衡关系”的辩证洞见。历史证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反映论不应当消解艺术的相对独立性与审美复杂性，而应当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中介”环节中把握文艺的多重决定机制。

其次，变革功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存在被工具化的风险。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但在实际执行中，文艺服务政治的要求有时被理解为对创作主体的直接规训。当文艺的“变革”功能脱离审美规律和创作者的主体自由，沦为单向度的工具时，其本应承载的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便有被遮蔽的危险。

再次，认知功能也存在被过度解读的可能。列宁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但列宁并非将托尔斯泰作品视为革命的直接反映，而是充分注意到了社会心理所起的重要中介作用。然而在后来的某些阐释中，“镜子”的隐喻被简化为机械的“反映论”，文艺认知被窄化为对阶级意识和革命真理的被动复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有力反思：阿尔都塞强调文学艺术作为文化形式的自主性，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29]；卢卡奇与马尔库塞尽管路径不同，但都致力于重新阐释社会现实与文化艺术之间的新型关系，反对将文艺降格为意识形态的单纯反映。这些反思启示我们，文艺的认知功能不应消解审美判断的独立价值。还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在地化进程中，并非始终与文艺实践保持着良性互动。如何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立场的同时，避免教条主义的束缚，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前提下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至今仍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

6. 结语

反映、认知与变革并非彼此孤立的并列关系，而是层层递进、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所言，历史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合力，文艺正是这无数力量中不可或缺的一维。“反映-认知-变革”的三维功能框架为理解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但它不是封闭的教条，而是一个需要在历史实践中不断检验、丰富与修正的开放体系。

参考文献

- [1] 韦建桦.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文艺理论领域的划时代变革和历史性贡献[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3(6): 1-13+202.
- [2] 龚道臻. 马克思恩格斯文艺介入观的唯物史观方法论[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5): 167-177.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68.
- [5] 鲍金. 马克思不平衡关系命题的再辨析及其文化启示[J]. 社会科学辑刊, 2024(6): 14-20.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149.
- [8] 江守义.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实性品格与当前机遇[J]. 学习与探索, 2021(12): 156-162.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686.
- [10] 汪正龙. “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 一段问题史[J]. 文艺理论研究, 2002(5): 2-10.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97.
-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116.
-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583.
- [14] 叶茂康. 文学的认识和认识的文学——兼谈马克思关于艺术思维的论断[J]. 社会科学, 1990(7): 61-66.
- [15] 高建平. “形象思维”的发展、终结与变容[J]. 社会科学战线, 2010(1): 163-177.
- [1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8] 英国作家论文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150.
- [19] 高尔基. 论文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179.
- [20] 列宁. 列宁全集(第 17 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182.
- [21] 列宁. 列宁全集(第 55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182.
- [22] 单世联. “海涅预言”与马克思主义的回应[J]. 文学评论, 2023(5): 34-42.
- [2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14.

- [2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 [2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9.
- [26] 宋伟.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范式转换与革命变革[EB/OL]. 2022-08-12.
https://cssn.cn/wx/xslh/202212/t20221231_5576994.shtml, 2026-05-22.
- [27] 田延. 从“政治美学化”到“美学政治化”——重读阿尔都塞的文艺评论[J]. 外国美学, 2019(1): 210-231.